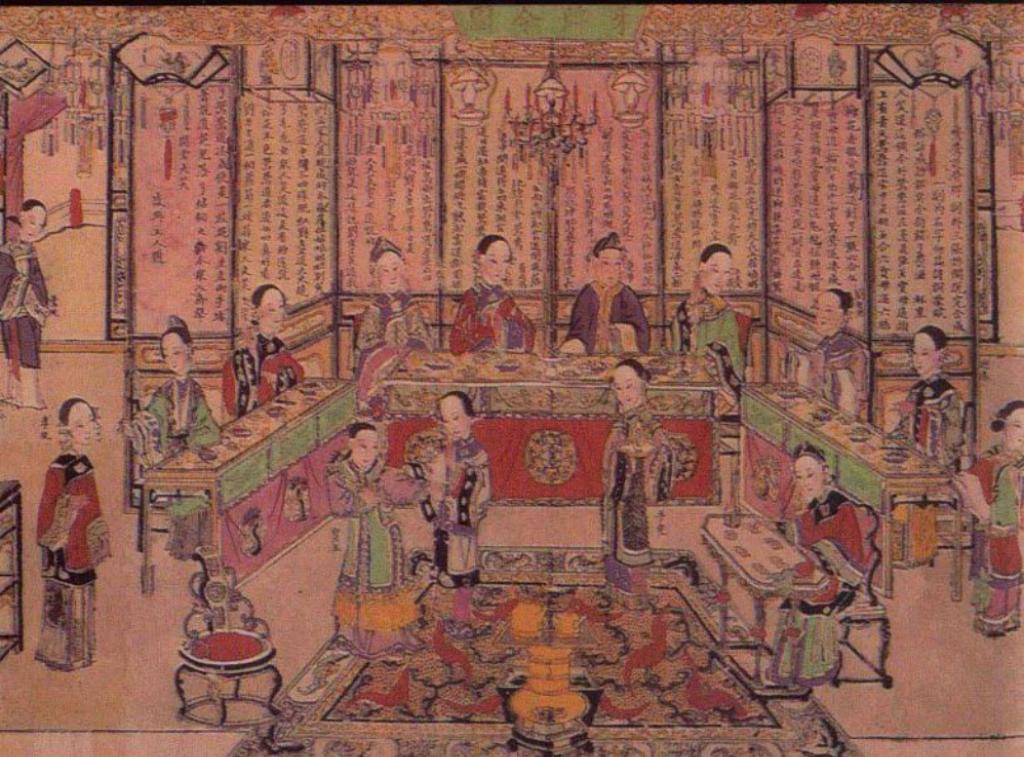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# 红楼梦补

[清] 归锄子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# 红楼梦补

[清] 归锄子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红楼梦补 / (清) 归锄子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3.0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6449 - 9

I. ①红… II. ①归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  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5346 号

**出版发行:**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)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制:**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**版 次:**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*开 本:** 670 × 970 1/16 开

**印 张:** 25.5

**字 数:** 387.3 千字

**定 价:** 50.00 元 (上下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前　　言

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，续衍是常见现象，尤其是明清两代。当一部名著或畅销书出来，就会有续书相随。如《水浒传》后有《水浒后传》，《西游记》后有《西游补》和《后西游记》等。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今第一奇书，是清代小说的巅峰之作，自刊行后又是行銷于世的畅销书，自然掀起一股续书创作热潮。

各种各样的《红楼梦》续书多达百余种。在《红楼梦》巨大艺术成就的比照下，众多续书无论在思想深度、艺术造诣还是文学价值上，都显得稍有逊色，长期以来都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。然而如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，《红楼梦》续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研究者们放下长期以来固有的文学价值判断，从小说史的角度对这些续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，还撰写了研究专著，如赵建忠的《红楼梦续书研究》一书，就是一部较为全面地深入研究《红楼梦》续书的力作。

在《红楼梦》的诸多续书中，归锄子的《红楼梦补》（又名《红楼姊妹篇》），是整体水平较高的一部，历来得到较高评价。《红楼梦补》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从原书的第九十七回开始接续，全书共有四十八回。作者归锄子，原名沈懋德，字寅恭，浙江桐乡人氏。在嘉庆年间曾在塞外从军作幕。据考证，此人“廪贡生。海鸥裔孙。少倜傥，有大志。工诗文，尤擅词曲。幕游山西。暮年归里，遂号‘归锄’”。少有大志而身在塞外，又自称“归锄子”，可以想见他的英雄大志，抑郁不平。这对他创作《红楼梦补》有相当的影响。

《红楼梦补》的情节安排并没有很多过人之处，主要笔路框架并没有完全超越一般续书的固有模式，如“命数前定”的叙事框架、仙化的叙事方式、“相犯”与“相避”的情节设置和“大团圆”的结局构想等。但该书在小说末尾，却有点睛之笔。正是这一笔，大大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思想境界，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《红楼梦》的精神，使这部续书在续书群中脱颖而出。

而出。结尾写到“天上塌下一块大石”，这块大石显然是用以补天的，暗示离恨天并没有真正地补上，全书所谓的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，不过是宝玉做的一个梦。尽管全书的主要篇幅写了大团圆，但最后一笔却道出了人生难免的遗憾和缺陷，为全书增添了一笔神韵，使之耐人寻味，发人深省，大大升华了全书的艺术思想境界。

《红楼梦补》的写作手法基本体现了一种写实合理的风格。同其他许多续书一样，《红楼梦补》也难免有神鬼的描写，如王熙凤被冤魂纠缠，潇湘馆闹鬼，宝钗借体还魂，太虚幻境的描写等。但总体而言，《红楼梦补》以写实为主，比较注意情理合一，比其他大写幻境仙界或地府的续书更接近《红楼梦》的现实主义特色。

除了整体的意境与情节构思外，《红楼梦补》在细部的人物心理和场景刻画上，也显示了作者较深的艺术功力，注入作者较多的思想感情，而且合乎人物性格，合情合理。书中的描写真切细腻而具有动人的力量，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和作者的文学功底。晚清学者吴克岐称赞此书在《红楼梦》众多续书中：“翻案之作，此为第一。”

此次再版，我们对原书中的笔误、缺漏和难解字词进行了更正、校勘和释义，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□表示了出来，以方便读者阅读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其中难免有所疏失，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。

编 者  
2011年3月

## 红楼梦补序

月如无恨，月自常圆；天若有情，天应终老。试看山中白骨，一梦如斯；无非镜里红颜，三生莫问。如《石头记》传奇，演红楼之歌曲，即色皆空；惊黑海之波涛，回头是岸。绛珠还泪，谁怜泪眼之枯；顽石多情，终负情天之债。忆雯、鹃而饮恨，涕蜡流干；代宝、黛以衔悲，唾壶击碎。然而王嫱<sup>①</sup>归汉，不埋塞外之香；荀粲<sup>②</sup>齐眉<sup>③</sup>，尚剩奁间之粉。借生花之管，何妨旧事翻新；架嘘气之楼，许起陈人话旧。此“后”、“续”两书所以复作也。但如宾岂有并尊，抑后来更难居上。屈我潇湘之位，尚费推敲；让人金玉之缘，终留缺陷。且也太君已逝，未观合卺以承欢；伯姊云亡，莫试如簧之故智。吁！其甚矣，憾如之何？于焉技痒续貂，情殷附骥。翻灵河之案，须教玉去金来；雪孽海之冤，直欲黛先钗后。宜家宜室，奉寿考于百年；使诈使贪，转炎凉于一瞬。大观园里，多开如意之花；荣国府中，咸享太平之福。与其另营结构，何如曲就剪裁，操独运之斧斤；移花接木，填尽头之邱壑。转路回峰，换他结局收场；笑当破涕，芟尽伤心恨事。创亦仍因云尔。

嘉庆己卯，重阳前三日。归锄子序于三时定羌幕斋。

① 王嫱(qiáng)——即王昭君，西汉南郡秭归人。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，昭君自请嫁匈奴。

② 荀粲——《荀粲别传》记载：“妇病亡，……粲不哭……而神伤……痛悼不能已已，岁余亦亡。”后以为悼念爱妻的典实。

③ 齐眉——指“举案齐眉”。谓夫妻相敬如宾。

# 序

稗官<sup>①</sup>者流，卮言<sup>②</sup>日出，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，莫如《红楼梦》一书。其词甚显，而其旨甚微，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。窃谓无能重续者，不图归锄子复有此洋洋洒洒四十八回之作也。

余在京师时，尝见过《红楼梦》元本，止于八十回，叙至金玉联姻、黛玉谢世而止。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，不知谁何伧父<sup>③</sup>续成者也。原书金玉联姻，非出自贾母、王夫人之意，盖奉元妃之命，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，黛玉因此抑郁而亡，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，不知伧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，此真别有肺肠，令人见之欲呕。

归锄子乃从新旧接续之处，截断横流，独出机杼，结撰此书，以快读者之心，以悦读者之目。余因之而重有感矣！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。荣府群艳，以王夫人为之主，乃王夫人意中，则以宝钗为淑女，而袭人为良婢也。然宝钗有先奸后娶之讥，袭人首导宝玉以淫，是淑者不淑，而良者不良。譬诸人主，所谓忠者不忠，贤者不贤也。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与宝玉有私，而晴雯以妖媚惑主；乃黛玉临终有我身干净之言，晴雯临终有悔不当初之语，是私固无私，惑亦未惑。譬诸人臣，所谓忠而见疑，信而被谤也。归锄子有感于此，故为之雪其冤，而补其阙，务令黛玉正位中宫，而晴雯左右辅弼，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。斯真炼石补天之妙手也！其他如香菱，如鸳鸯，如玉钏，如小红，如万儿，如龄官，一切实命不犹之人，慈悲普度，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。此元人所云：“愿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属”。即圣贤所云：“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者也”。前书事事缺陷，此书事事圆满，快心悦目，孰有过于此乎！

犀脊山樵序

① 稗(bài)官——小官。小说家出于稗官，后因称野史小说为稗官。

② 卮(zhī)言——自然随意之言。

③ 伧(cāng)父——晋南北朝时，南人鄙称北人为伧父。后用以泛指粗俗、鄙贱之人，犹言村夫。

## 叙 略

- 一、传奇之续，无不自卷终后，再开生面，未有将前书截弃者。然续传明翻前事，亦尽属子虚乌有之谈，则与其勉强凑合，毋宁直截了当，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，阅者幸勿哂其荒谬。
- 一、此书写黛玉回生，直接前书九十七回，自黛玉离魂之后写起。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，处处照应，以后则各写各事。如贾母、王熙凤、鸳鸯、赵姨娘诸人，书中照常列叙。
- 一、院宇房屋，及大观园台榭、山坡、汀桥、路径逐一跟照前书，叙写并无舛错。
- 一、此书写荣国府亲族、门客、仆婢等，皆系前书所有之人。故黛玉之婢无氏，叔与弟无名，以名似有若无，不添蛇足。
- 一、前书写屋宇之轩昂，陈设之富有，服饰之华丽，器具之美备，肴馔之精工，以及下人伺候之规矩整肃，铺张笔墨，已尽致极妍。此书不过约略其词，不事重复，以避数见不鲜。
- 一、此书首回写警幻仙议补离恨天，则前书未了情缘，自必一一补之。而宝玉又推己及人，如小红、万儿、龄官诸人，俾得各如所愿。至死于前书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钏、尤三姐、司棋等人，不能尽令回生，只可礼忏超度，以酬死者，归结前书而已。
- 一、林黛玉系书中之主，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钗册，全为黛玉起见。自必筹及所以位置之处，使扬眉吐气，一雪前书中之愤恨。惟专顾主而不顾宾，终留缺陷，非补之之意也。故十二钗册既改，而宝钗不死，不足以快人心；宝钗死而不生，亦不足以快人心。
- 一、晴雯系死于前书七十七回中，尸腐已久，若写作与黛玉先后回生，或亦如宝钗之借体，未免印板文字，故书中有补叙一段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  |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 |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| ..... (1)   |
| 第二回   | 识病源瞒生施巧计  |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| ..... (11)  |
| 第三回   |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 |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| ..... (19)  |
| 第四回   | 会芳园剧饮饯长行  |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| ..... (27)  |
| 第五回   | 撰祭文痴心人悼亡  |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| ..... (35)  |
| 第六回   | 怡红子泣黛感残春  |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| ..... (44)  |
| 第七回   | 巫峡残云对姊妹唤妹 | 芸房幻梦兆吉疑凶 | ..... (53)  |
| 第八回   | 棘院寻郎惊心冤孽  | 画堂演剧指证仙圆 | ..... (61)  |
| 第九回   |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 | 试凡心夙缘还宝玉 | ..... (70)  |
| 第十回   | 叩仙坛乩盘藏隐语  | 遁禅门蠹婢露真言 | ..... (80)  |
| 第十五回  | 痛郎削发泼药轻生  | 忆主伤心拥衾叙话 | ..... (87)  |
| 第十二回  |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 | 呼宝玉切齿类颦卿 | ..... (94)  |
| 第十三回  |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 |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| ..... (102) |
| 第十四回  |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 |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| ..... (109) |
| 第十五回  | 酆都府冤魂缠熙凤  |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| ..... (116) |
| 第十六回  | 夜守空房老妪疑怪  |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| ..... (124) |
| 第十七回  |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 |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| ..... (132) |
| 第十八回  | 下广陵凤姐愿为媒  |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| ..... (140) |
| 第十九回  |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 |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| ..... (148) |
| 第二十回  |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 |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| ..... (155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 | 赏锡奇珍恩颁北阙 | ..... (162) |
| 第二十二回 | 清虚观仙词留粉壁  |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| ..... (170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寻花公子属意还珠  | 扫墓佳人伤心泪草 | ..... (177) |
| 第二十四回 |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 |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| ..... (185) |
| 第二十五回 | 金殿传胪荣膺旷典  |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| ..... (193) |
| 第二十六回 |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 |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| ..... (203) |
| 第二十七回 | 贮金屋娇婢会么弦  |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| ..... (210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| 因金恤玉穆木恩深 | ..... | (218) |
| 第二十九回 |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|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| ..... | (225) |
| 第三十回  | 领白镪陡成新富户 |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| ..... | (232) |
| 第三十一回 |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| 还诗集絮词盘侍婢 | ..... | (239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| 传家存厚薄利轻财 | ..... | (247) |
| 第三十三回 |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|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| ..... | (254) |
| 第三十四回 |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|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| ..... | (261) |
| 第三十五回 | 庆蒲觞芳洲观竞渡 |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| ..... | (268) |
| 第三十六回 | 慈姨妈三更梦爱女 |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| ..... | (276) |
| 第三十七回 | 送旧衣嗔查红绫袄 |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| ..... | (285) |
| 第三十八回 | 以情感袭婉语劝晴 |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| ..... | (293) |
| 第三十九回 | 恩偿夙愿追忆画蔷 | 缘了前生重谐卜凤 | ..... | (301) |
| 第四十回  |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| 博欢笑村妪陪戏宴 | ..... | (309) |
| 第四十一回 |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|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| ..... | (317) |
| 第四十二回 | 还原璧疑破金锁案 | 嘲颦卿戏编竹枝词 | ..... | (326) |
| 第四十三回 |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|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| ..... | (334) |
| 第四十四回 | 辞水月伴居栊翠庵 |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| ..... | (342) |
| 第四十五回 | 朱砂痣甄母认娇儿 |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| ..... | (351) |
| 第四十六回 |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| 抱锦裯分房还故宠 | ..... | (361) |
| 第四十七回 |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| 登高阁赏梅重结社 | ..... | (373) |
| 第四十八回 | 过除夕了结缘分缘 |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| ..... | (389) |

# 第一回

##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

归锄子告于友曰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写宝、黛二人之情，真是钻心呕血，绘影镂空。还泪之说，林黛玉承睫方干，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泪！阅者为作者所愚，一至于此。余欲再叙数十回，使死者生之，离者合之，以释所憾。”友曰：“已有‘后红楼’、‘续红楼’矣，不能扫弃陈言，独标新格。”归锄子曰：“后、续两书，各有所长。然宝、黛卒合，不从自己构思设想，濡墨蘸笔而来，于心终未释然。”是年馆<sup>①</sup>塞北，其地环境皆山。一日，灯烛<sup>②</sup>酒阑<sup>③</sup>后，梦入一山。高峰之下，卧一大石，五色晶莹、明霞四照。见石上迸出两股泉水，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。归锄子曰：“石兄，有何冤牵遗憾，在此垂泪？”那石头忽作人言道：“此名大荒山无稽崖，峰为青埂峰。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，入世为通灵宝玉。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，千百年抱恨未平，泪眼阅人。君非太上忘情者，盍<sup>④</sup>为我一试炼石手。”归锄子曰：“一介凡夫，奚克<sup>⑤</sup>任此！”石曰：“我已赴不老情天，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案。但<sup>⑥</sup>借足下<sup>⑦</sup>管城子<sup>⑧</sup>，将《红楼梦》截去后二十回，补其缺陷，使天下后世有情的，都成了眷属，我无遗憾矣。”言毕，砉<sup>⑨</sup>然有声，梦亦惊醒。窗外适坠一石，大如鸡卵，有彩色，甚异之。

于是，不避雷同。

① 馆——此处作动词用，指寓居。

② 烛(xìè)——烛的异体字，蜡烛的余烬。

③ 阑——将尽。

④ 盍(hé)——何不。

⑤ 奚克——怎能。

⑥ 但——只，仅仅。

⑦ 足下——敬称对方。古时下称上或同辈尊称都用“足下”。

⑧ 管城子——笔的别称。

⑨ 翫(huā)——拟声词，皮骨相离声。

且说，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，遇见傻大姐，告以宝玉娶宝钗一事，顿时痛苦迷心。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，回到潇湘馆，焚巾切齿，恨不欲生。挨到气绝的时候，一缕香魂离了躯壳。才出潇湘馆，见一侍女含笑迎上道：“姑娘出来了，我来的正好，引姑娘回家去呢。”黛玉定睛一认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你可不是金钏姐姐吗？”黛玉此时似已忘了她是王夫人屋子里的人，投井死过的了，也不想家在那里，跟着金钏只顾向前行走。但闻耳畔风声，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。停了一会，风静神宁。抬头见一座牌坊，甚是高峻。前面宫殿巍峨，辉煌金碧，迥非人间屋宇，便向金钏道：“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，引到这个地场来，别走错了路了。”金钏笑道：“我没有走错路，姑娘自己忘了家了。”黛玉听说，定神细想，原有些像从前走过的所在。正在沉凝，已至牌坊底下。见上面横书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，两旁柱上还有对联。正要看时，只听金钏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瞧有人来迎你呢，快走几步罢。”说着，见两个宫妆女子，已到面前，瞧着黛玉笑了一笑，并不搭话，只和金钏说道：“仙子吩咐，请到绛珠宫相见。”当下回身引路，金钏扶着黛玉，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。但见瑶台西峙，碧水东流，玉宇迢遥，青成缥缈。又听得远远的鸾鸣鹤唳，心境顿清。

一路观看，到了宫门，朱扉双掩，两个女子也不住步。绕过东首，又是一座宫院，虽不比那一座轩昂，也觉规模整肃。从正门进内，入了仪门，两旁古松老柏、瑶树琪花，上面六扇朱漆宫门，环衔金兽。右首侧门内，又有两个宫女站立，见了黛玉进来，便回身去。不多时，只听得“咿呀”一声，宫门开处，有两对手执彩旄<sup>①</sup>的引道，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。黛玉举目细睁，似曾见惯一般，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姊妹。髻簪太真晨婴之冠，足履玄凤橘文之舄<sup>②</sup>，汉仪镇服，玉佩垂裳，文采飘扬，形容肃穆。似欲下阶相迎，黛玉趋步<sup>③</sup>拾级而上。那仙子笑向黛玉道：“绛珠别来未久，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。”说着，携手同行，迤逦绕栏，曲折而前。进了月洞门，觉一股幽香扑鼻吹来，比岩桂而尤芳，仿湘兰而更馥。靠南一座

① 牜(máo)——古代旗杆顶端用旄牛尾作的装饰。这里指有此装饰的旗子。

② 翂(xī)——鞋。

③ 趋(qū)步——快步疾走。

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，方方花台，四围白玉栏杆，中间不植杂卉，只有三尺余长一棵芝草，迎风摇曳，韵致嫣然。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，手指那棵芝草道：“你的灵根夙本，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。”叙话之间，款步上阶。侍女们拽起珠帘，进内施礼让坐。仙子道：“我到此间本不应僭坐<sup>①</sup>，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，不必谦让。”于是黛玉坐了客位。见室内雕饰精工，铺陈华丽，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，两旁金钩挂起，中设公座，心内踌躇未定。早有侍女献茶，黛玉接杯，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，精光四射，才一沾唇，便觉香沁肺腑。那仙子道：“此茶乃在放春山遗香洞外采蠲忿花<sup>②</sup>与忘忧草上的露珠，按七返九还法炼成，异于千红一窟，正与你对症的。”黛玉未及答言，那仙子又道：“你的职司，我在此兼摄<sup>③</sup>。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，未将离恨天补完，留了一石。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，再无神手可完。女娲氏未竣之工，致此石化为神瑛，时在灵河岸走动，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，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。早就注定册上，铁案难移。若论你夙债已偿，我兼摄之职本该就此交替，谁想你忘却本来，误入‘痴情司’里，未免太苦了。况且你为酬报灌溉之恩，若如此撒手，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桩恨事，不是酬恩，竟是报怨了。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，我邀了三生石、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，再三参酌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，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。绛珠此去，但请宽怀。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，涓涓滴滴流到恨海，把那眼泪流充溢地方，填起宝来，适符金佈祇园区数。每区可计万金，知照福德财神，遣差护持移运看守，将来一并交完。使者如此答报，可谓美满前程，再无遗恨，算与你筹划尽情的了。”黛玉听说，茫无头绪。一面警幻仙子复又传了“薄命司”里的人来，指授黛玉算法。不多时，见金钏走近前来回道：“是时候了，请绛珠仙子起身罢。”那仙子便道：“后会有期，绛珠请回，不便久留。”说着，一齐站起，送至宫门外，嘱金钏引回。

一时，仍依原路行走。金钏向黛玉道：“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，并无依靠，只有妹妹玉钏儿，底下要姑娘照应。”话未完，霎时回到潇湘馆。

① 僗(jiàn)坐——超越本分，此指坐在主位。

② 蘫(juān)忿花——一种花名。

③ 摄——代理。

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，想起平日姊妹情分，又瞧这样光景，大哭一场。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，与李妈妈、小丫头们哭的哭，嚷的嚷，乱了一回。挨到天明，探春同了侍书，先自回去了。

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，说道：“你瞧紫鹃，竟像要哭死的了，去劝劝她是正经。”李妈答道：“何曾没有劝她呢，她总不理，也没法儿。”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瞌睡，又道：“她们熬了这一夜，是靠不住的，还得你留点子神，说不得辛苦，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。”李妈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！我奶了姑娘一场，白落了个空。”说着，便抽抽噎噎地哭起来。李纨道：“原是我的话不留神，倒伤了你的心了。你老人家别哭罢，里头也去瞧瞧，我要回去走一趟呢。”李纨正要出门，只听那边屋子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紫鹃姊姊。李纨回身转来，径到紫鹃屋里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。李妈也赶了过来，同小丫头们唤了她一会，渐渐苏醒。李纨吩咐了雪雁、春纤几句话，然后回到稻香村。

兰哥儿瞧着李纨道：“妈妈像夜儿没有睡觉呢。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，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她呢？”李纨忙喝道：“胡说！这是那里听了混账老婆子的话，仔细<sup>①</sup>太太听见了捶你。”说着，便进里边和衣躺着。贾兰一个人吃了饭，自去上学。

不多时，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急忙忙赶来请李纨，说：“紫鹃姊姊也死了。”李纨只得起身，胡乱洗了洗脸，赶到潇湘馆。先进紫鹃屋里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。李纨走近炕沿，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，把手摸了摸说：“手是冰冷的，气还没有绝。”正要和春纤讲话，见小丫头进来说：“林大娘请大奶奶呢。”李纨出来，林之孝家的回道：“就是这件东西，八下里<sup>②</sup>找个难，听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，姓冷的，央了冯大爷去转了个弯子才让给咱们的。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，东西再没得说的。太太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，心里也过得去。现在外面漆了一糙，赶着把里子托出来，晚上就有了。”李纨道：“既是这么着，很好。这会儿还得再去弄一个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怔怔地瞅着李纨。李纨道：“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，像

① 仔细——方言，当心的意思。

② 八下里——四面八方，到处。

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儿<sup>①</sup>走的了。”林家的道：“昨儿见她好好的不是。二奶奶要叫她，我还碰了她一个钉子。忽然又怎么了？”李纨拭泪道：“她伤心林姑娘，晕了过去，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。”林家的道：“哭是哭不死人的，紫鹃果然是这样，早就该退送她出去，不过赏给她家里几两银子，是有旧例的。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裹<sup>②</sup>买棺材的事。”正说着，探春走来听见，问起缘由，便向林家的道：“为了林姑娘的事，这里几个人都闹得心慌意乱的，谁还留心到紫鹃身上去！人已死了，难道把一个死人推了出去？说不得旧例新例，只可听大奶奶的吩咐，差不多的再买一口来，叫她亲人进来看一看，糊弄局儿收拾了他，往园子后门抬了出去就是了。消停几天，那边去回一声也使得。”林家的听了探春这一番话，再不敢驳回，只得应了一声“是”。

忽听得里间老婆子、小丫头们直声惊喊，春纤吓得脸上失色，跑到外边告诉道：“刚才见姑娘的手动呢。”雪雁正在院子里晾手帕子，忙赶进来说：“别<sup>③</sup>姑娘活了。”李纨道：“一个痴的，一个又成傻的了。当真你们留心，别有猫儿跳动。”众人你扯我推，都不敢上前。李妈道：“姑娘是我奶过的，怕什么！”说着，要过去瞧看，才走了两步，见黛玉的手又是一动，由不得喊声“啊哟”，栽倒地上。探春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众人上去。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惯的人，心上关切，便不害怕，挡前走近床边，细瞧黛玉口鼻间微有气息，脸上神色亦转了过来。便用手去胸前一摸，微觉温和，连忙过来叫大奶奶、三姑娘道：“你们不信，当真姑娘已有了气，身上也温暖起来了。”李纨、探春忙进来瞧着，向雪雁道：“有现成参汤快端来，给你姑娘灌下。”雪雁忙寻着前儿用剩的半盏，倒在银吊子<sup>④</sup>里头，亲自拿到外边风炉上暖好，倾在茶杯里，端到黛玉身边，把杯子递给春纤，就向杯中超了一小匙，灌在黛玉口内，尚未能全受。李纨站在旁边，轻轻说道：“蠢丫头，你把姑娘略略搀起些，那么才好灌呢。”雪雁忙叫小丫头找块手帕子来，接过，与黛玉围住两腮，把左手衬入项颈，略略扶起，将参汤慢慢

① 一搭儿——方言，一块儿、一道儿。

② 装裹——方言，死人入殓时穿的衣服。

③ 别——俗语，别是、怕是的意思。

④ 银吊子——一种银制器皿。

灌下。见黛玉双眼微开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啊哟！我走得乏了。”众人都说：“回过来了。”李纨便叫李妈和雪雁两个人把黛玉的装裹宽卸，仍换了随常用的被褥，叫她们都静静地等林姑娘养养神。当下点起安神香，一面端整汤水，小心伺候。

再说紫鹃伤心昏晕，一魂出壳，渺渺茫茫，似无去路，只在沁芳桥、怡红院一带回绕。那时金钏送回黛玉来，见了紫鹃问道：“妹妹要往哪里去？”紫鹃应道：“我找姑娘呢。”金钏道：“林姑娘在他自己屋里，你快回去罢。”紫鹃还要问话，被金钏一把拉在潇湘馆门首，笑道：“又送回来一个。”顺手把紫鹃一推，跌进院门。魂复归舍，苏醒过来。小丫头报知，李纨、探春过去看明，叮嘱小丫头们用心照应，又叫人去告诉了林之孝家的话，同探春出了潇湘馆。李纨自回稻香村去。

探春到了秋爽斋，不多一会，见小红同了侍书跑得喘吁吁的赶来道：“老爷就要起身，二奶奶叫我来请姑娘。先到潇湘馆去问，他们说大奶奶同姑娘已经走了，就和侍书姊姊找到姑娘这里来的。老太太、太太都在宝二爷新屋子里，我还去请大奶奶呢。”说着，飞跑地走了。探春便换了衣服，带着侍书去送贾政。

讲到宝玉病根所起，数年来郁结于中，无可告语。前听凤姐说娶林妹妹的谎话，正似醍醐灌顶<sup>①</sup>，心窍皆通，如何忘得了这句话。今拜堂后，把宝钗兜巾揭去，见不是黛玉，心里便晃了几晃，顿时如入梦境一般，忙向袭人盘问，袭人又是藏头露尾的话。宝玉越发疯傻起来，瞧着宝钗叫林妹妹，道：“你自瑶台月殿下来的，原非俗骨凡胎，也能变化。我知你要变了宝姊妹来试我的心，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？快变过来罢。”凤姐在旁没法儿，只得上前劝慰。宝玉又哭着拉住她说：“要在你身上变还我一个林妹妹的。”凤姐见宝玉闹的厉害，只得顺着他的意思，谎说道：“林妹妹是爱静的，你要那么混闹，她一辈子不肯变过来呢。宝兄弟你也乏了，快安安顿顿去睡一觉罢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便不言语。袭人等服侍他睡下，贾母、王夫人各自回去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贾政因除授江西粮道，凭限紧迫，请训后，即于是日束装起

<sup>①</sup> 醍醐(tí hú)灌顶——纯酥油浇到头上，清凉舒适。佛教比喻用智慧灌输于人，使其彻悟。

程。知贾母在宝玉屋里，进来站在外间，请出贾母来叩辞，说了几句远离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的话。贾母也叮咛了路途保重一番，便叫袭人扶宝玉出来，向贾政跪下磕了四个头。只是呆呆地跪着，袭人狠命搀扶他不起。贾政本想训饬<sup>①</sup>宝玉几句话，因才完姻之后，又在病中，见贾母在此，只得缩住了口，便喝道：“你还不起来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儿子有一句话怪不明白，要回老爷。”贾母见宝玉跪在地上多时，便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有什么话回你老子，快起来讲，别这样。”宝玉只得起身站立，定一定神，向贾政回道：“老爷给儿子娶的到底是林妹妹，是宝姊姊？若说娶的是宝姊姊，人家不该哄我说是林妹妹；若说娶的林妹妹，不该换了宝姊姊去。咱们上上下下的人，都说娶的是林姑娘，如今来了宝姊姊，叫林妹妹知道了，便怎么样呢？”话未完，贾政一面听着，甚为骇异，——原来指鹿为马的诡计，里头只瞒着贾政——听宝玉之言，不像是疯话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便向王夫人道：“宝玉的话是怎么样的？你自然该知道这些。”王夫人一时无词可答，凤姐在旁急得脸涨通红。那时李纨、探春都到了，也捏了一把汗。贾母此时没法儿不出头，揽到自己身上道：“这话原是有因的。我先前喜欢林丫头大概同宝玉差不多，原起过这条心。想来宝玉这孩子，看光景也猜着我的意思。后来我瞧林丫头总是那么多病多灾，不像个享福寿的样儿，又冷了这个念头。凤丫头说起金玉姻缘，咱们去求了姨太太，一说就定了，是瞒着宝玉的。不知谁在他跟前错说了一句娶林丫头的话，如今在这里唠叨呢。”

贾政听了贾母这番话，心里很不受用，想老太太既然早有这个，甥女儿的性情品格很配得过宝玉，如今姨甥女呢也好，但不该闹出这些谣言来。又想起当年兄妹情分，他母亲只留得这一点血脉，虽然在此相依，也怪可怜的。意欲埋怨王夫人几句，因这件事有老太太在里头，且木已成舟，说也无用，只得按捺住了。便问道：“我听说天天请医生到园子里去给甥女儿瞧病，不知见些效没有？”王夫人正要开口，凤姐因贾政起程吉日，又恐听了伤心，把黛玉的凶信瞒住，便回道：“因是林妹妹的体气太弱，总是好几天病几天，现在上紧<sup>②</sup>给她调治，不过是这样呢。”贾政叹

① 讫(chì)——通敕。命令，告诫。

② 上紧——方言，赶紧。